

荆风不是农家子弟出身的红小鬼、小八路，他属于部队里知识型的少年才俊。15岁在江西上犹《凯报》发表散文作品，18岁创办“牧野文艺社”，19岁任“南昌晚报”记者、副刊编辑，开始养家糊口，也开始在显露他一身的文墨锋芒了。

1949年6月21日，荆风踊跃从军，在人民解放军诞生地南昌古城，进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行列。即刻背起背包随大军南下，穿插于浙、赣、闽、粤诸省，踏平广西十万大山，沿滇、桂、黔边地实施战略大迂回，不使国民党军逃出境外。历经“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50年2月20日随陈赓将军进入昆明市。从此，彭荆风便在西南边陲的这座高原春城永久定居下来，直至他驾鹤西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流传一段佳话，那就是云南部队作家群的崛起。的确，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冯牧同志的组织领导与精心培育下，一支文学劲旅崭露头脚，全国各大报纸杂志连续在发表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电影院里也在播映他们编剧的故事片、歌舞片，大有所向披靡不可阻挡之势。冯牧军团麾下的主力阵容约二十人，除两三个人之外，绝大部分便是如彭荆风一样在南昌参军的一批青年学子了。回眸之间，不觉已经

我1969年参军后，被分配在军舰上，从战士到副政委，常年在舰上，生活了整整13年。军舰在海上航行，早晨的风景最美，尤其是夏日那风和日丽的清晨，在日出星隐时分，天空湛蓝湛蓝的，海水湛蓝湛蓝的，在那浩渺的海天连接处，呈现出淡淡的雾。渐渐地又清晰起来，清晰得像牛奶里渗进了清水，好似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刹那间，霞云雾散，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朵朵彤云格外绚丽，明媚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海天之间架成了一条金光大道，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在那四射的光芒里，横的是霞，竖的是光，在天的东方织成了一张光华耀眼的蛛网。而此时的海面出奇的平静，静得无边无际，静得如沉睡中的处女。多美啊！这一刻，灵魂仿佛被那动人的美丽所穿透了！更令人惊奇的是，那金色阳光照耀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海水由近及远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战舰在近岸航行时，靠岸的地方是乳白色的，那是岸边沙滩的颜色，如同一条玉带，在绿色中飘向远方；当战舰航行在离海岸远一些的地方，海水就慢慢变成了淡淡的蓝色，像透明的翡翠；离海岸再远一点，海水一片湛蓝，蓝得让人眼晕。太阳升起，驱走了黑暗，驱散了雾气，释放出温暖，大海增添了无穷活力。每当此时，我与战友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来到

跨越了世纪门槛。云南部队作家群超过半数战友先行一步，离我们而去。其余也多因种种原因转业到地方工作岗上去了。只有荆风一人，始终没有脱去他的一身军服，从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职务上离休下来，作为一位老军人，仍一如既往，照常下部队跑边防，照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照常关上窗帘拧亮了台灯，不分日夜伏案写作。记不清穿破了多少双军用胶底鞋，他以自己脚步反复丈量过三迤大地。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滇东北乌蒙山系的峰峦垭口，无不记录了他内心深深的震撼，记录了他无尽的遐想。那高天流云，浓雾飞瀑，连同各民族质朴的语言与歌声，古老而又富于神秘色彩的多种民风习俗，无不注到这位军人作家的笔端，字里行间放出了清奇明丽的光彩。也正是云之南的群山万仞，正是澜沧江从绝壁峡谷间夺路而去的滚滚湍流，赋予彭荆风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人生姿态。他超越常人的坚强意志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76年他获得“平反”回到军区，我即刻赶去看望他。虽然正式恢复了文化部创



作员职务，工作和生活并未步入正常。招待所临时分给他一间小屋，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床铺旁边挂起一块白布，白布那边是女儿彭鸽子的居所。支起一个炉灶，由女儿为他做饭，全权照管家事，保障父亲专心致志地“爬格子”。正赶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

梨花盛开的季节

黄伊来访，受到彭荆风父女热情接待。鸽子用的一个大纸箱作餐桌，先摆了四碟下酒的小菜，荆风一边与这位老朋友对饮，一边在讲述他未来的写作规划。客人自是欢喜不尽的样子，取得一份小说集或是散文集出版合同，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了。主人面颊开始稍稍发红，兴致正高，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一篇又一篇新作的预想效果。从一旁观察，令我不胜感慨。荆风前后两次蒙冤，刚刚结束了超过十年以上非正常的泥泞生活，来不及稍作养息休整，便立即踏上他新的文学旅程。他被迫耽误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已是年近半百，人生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他挥手之间，摆脱了内心的累累伤痕，急于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要去采摘边疆社会进步的诗请画意。作为昆明军区文化部创作室的同建制战友，我与荆风总是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写作情况。大致想来，荆风该是为广大读者

难忘军舰上看日出

郭树清

甲板上，染一身彩霞，带一身海腥，面对这恬淡、平和、静谧的大海和蓝天，敞开心扉尽情地与大自然交流，如此深刻，无法阻挡地融为一体，仿佛置身于一幅大自然精心绘就的绝美图画中。海风过处，蔚蓝的海洋诱惑着我，海风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身子，我像一个梦游者滑入了大海，倾听着大海的心声，惬意的心情随蓝天白云一起放飞，充满了纯粹的欢愉，我的心仿佛慢慢地沉入到那清纯辽阔的梦境里。如今回想起来，海上的天空与陆地的天空截然不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从舰艇部队调往机关、观通部队、工程部队，以及转业回地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歌名。这是一首感人肺腑、催人奋发的歌曲，在广泛传诵的今天更是家喻户晓。当我准备提笔撰写这篇小文时，脑子里竟然一下子跃出这六个字来。我出生在1949年底，当我呱呱落地时，胜利的凯歌声已经响彻祖国大地。从这一点上说，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带有解放牌印记的新中国幸运儿。犹记得上中学以后，各种业余文体活动蓬勃开展，也就在那时，我迷上了书法和篆刻艺术，此外，它们变成了我正式学业之外的全部精神寄托。我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分配到工厂成了一名体力劳动者。身为三班倒的司炉工和耗力沉重的锻工，如此一干便是廿多年。在经历了无数岁月的彷徨与困惑之后，

奉献出了两部优美清澈的散文集；18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被选为初中语文课文的《驿路梨花》等名篇佳作；作为他写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高峰期，则是在他步入不惑之年才拉开序幕的。7部长篇小说和5部长篇纪实文学相继问世，如同连珠炮似的，一个集团发射覆盖下来。给我的感觉，后期的彭荆风愈加视野开阔，愈加才思敏捷。不久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追求清新灵动与思想深邃，具有沉郁深厚的历史纵深感。描绘边疆的地理风貌也十分细密，被赋予生命气息。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以宽正面全景式手法与波澜壮阔的宏大气势，记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收官之战，荣获鲁迅文学奖。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是荆风深入临沧边地采风的重大收获，连中

方工作，陆地上的天空，尤其是城市的天空，让人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怎么看也看不透。而海上那无边无际、辽阔、高远和圣洁的天空让我的思绪也变得没有边了，心，自由了，梦想便天马行空地任意驰骋。那洁白的云，宛若移动着的平静的海面，闪着蓝宝石一样的光环，让人心旷神怡，畅怀无比。军舰上观日出，沐阳光，看蓝天白云，听海鸥欢鸣，享受大自然的情趣，驱散心头的寂寞。仿佛置身一个梦境般的世界，处处散发着诗意的气息，也给繁忙紧张和单调枯燥的海上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水兵远航多么辛劳，待到朝霞映红了海面，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锚”……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在军舰上观日出，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但却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自是可以想见。这一境况的发生，让我本能地感到必须理性改变以往那种仅以创作作为乐事的日常之态，并随即立足于岗位工作的实际转型。若干年之后，域界将进入半百之年时，我开始着手筹划

我和我的祖国

刘一闻

平生第一次将《刘一闻作品》《刘一闻楹联书法》和《一闻艺话》三种集子聚合在同一时间问世的出版事宜。此前两本，为历年作品的编次分类，而那本以文字为主体内容的《一闻艺话》，则大抵可以看成是自己入职以来的专业小总结。十年之后，在自己六十将届之时，依照先前模式和计划

安排，我仍然按时推出了《刘一闻书画》《得润楼印选》及《一闻艺论》三本专集。此中类别之分一如前者，只是《一闻艺论》在文字数量上较前为多，专业性内容更显突出而已。记得这些出版物的发行当天，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书协和上海博物馆在金门饭店共同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讨论会。彼时，与会者由衷批评和热情洋溢的发言场景，令我印象深刻亲切如昨。岁月荏苒，转眼又是十年。眼下，我正在筹措十年一回的第三轮集子的出书琐事。与前两次略有不同的是，除《三德馆印迹》《一闻艺谭》之外，此趟，市文史馆在我七十岁生日将要到来之际，还主动为我承担起《刘一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品丛书》的编辑

夜光杯

咏面疙瘩

江更生

今日午餐，愚夫妇以净素“五合一”面疙瘩果腹，鲜美可口，更生连啖两碗。面鱼色呈浅灰，询老伴方知，乃其亲操粉碎机，碾磨高粱、芝麻、荞麦、燕麦成粉状，复和以标准面粉调制而成。继而放入杏鲍菇、昆布、番茄、南瓜、刀豆等烹煮出锅。虽是素食，不输鸡豚。诚如宋太祖时，“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丞相赵普名言所示：“适口者珍。”极宜吾辈老年人享用。感赋打油。

食谱翻新下而鱼，玉菇碧豆杂时蔬。须知适口皆珍品，不妨天天把素茹。注：面鱼，小鱼状之面疙瘩；茹，吃。

国铁路博物馆，对一条尘封已久的跨境铁路一点也不知情，这位离休老军人，无意间填补了国家铁路史的空白一页。在朋友圈内，荆风是最冒尖多产作家。荆风毕生钟爱着遥远的云南边疆，他留给云之南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以篇目和字数来统计的，他留下的是整整一个梨花盛开的季节。

逐渐疏远了缝缝补补的活计，那些曾经代代相传的针线盒、顶针箍、针拔夹，乃至缝纫机等工具也变得可有可无，至于纺车、织布机更是成了收藏品，面对这样的变化，有人便颇为焦虑，不禁发出“庸线懒针，几曾作女红”的感慨。然而，这样的担忧却是多余。事实上，作为一项民间文化艺术，女红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失过，且不说，这一边“浅草才能没马蹄”，只须看，那一厢。早已“几处黄莺争暖树”。每年，我都会回故乡探亲访友，至今也仍然会在街头巷尾、房前屋后，看到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大嫂大妈们聚在一起打毛衣、做针线，嘴里不住地闲聊着，吴侬软语的声音显得格外甜糯亲切。不久前，我去沪郊一个乡村文化中心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几位农妇戴着蓝头巾，在一幅幅绷紧了的土布上娴熟地绣着“十字挑花”。我不觉停下脚步，静心观赏，恨不得等有人完工，要了一幅过来。更多的年轻女性，则以另一种样式亲近着女红。从表面上看来，她们似乎只在意自己能否成为靓丽的美女，瑜伽，瘦身，美容，美甲，成为她们追求的时尚潮流；但是，她们深谙一个道理——没错，现在不再需要手工解决全家的衣着冷暖了，但女红，既可作为一种消遣，更能用来颐养身心，于是，她们会顺着潮流的发展，有意无意地为女红注入新的元素，将十字绣、窗帘、拼布、绢花、手包、玩偶、串珠等手工艺制作，纳入自己的休闲选项，搞得风生水起。这样的传承创新，不仅给女红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让女人们变得更加养眼。一个女人在做着女红，随随便便地编织各式工艺品的时候，她们便摆脱了尘世的喧嚣和纷扰，手动着，心静着，眉清清，目秀秀，好一个淑女的形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呵呵，就在这不经意间，古老的《诗经》居然也被激活了，女红的婉约情致，真是历久弥新，又哪里会轻易消失了呢！

竹亭纳凉图

黄泊云

单位里的同事小吴，是个年轻的美女兼才女。她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又嫁了个好老公，有条件享受，也懂得享受。但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子居然也做起了女红。那天中午休息时，我到她办公室去取份材料，推开半掩着的门，只见她正坐在办公桌前，飞针走线地挑着十字绣呢！微风从窗口徐徐吹入，轻拂起她披在肩上的几缕长发，小小的空间里，寂寂无声，香熏微微。女红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三千多年的农耕历史，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习惯。纺织织布、缝衣做鞋、描图刺绣等，举凡妇女所专长的这些技艺或物件，后来均被称作“女红”，并被演绎成一种风尚。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的“工”，即为女红。这样一种选择标准，难免掺杂了些许夫权意识，但女红所蕴含的持家美德和真挚情感，却始终占尽上风。唐朝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成为学生课本中的经典篇目，即使日长时久，照样倒背如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许多戏剧舞台上，也常常会出现丑角儿穿针引线的场景，音乐似水，灯光如纱，人和整个场景恰若一幅工笔画，美轮美奂。正因如此，所以，女红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凡风吹草动，便惟恐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消了影踪。当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

与出版事项，让我省心省力坐观其成。话说回来，能与诸位馆老和前辈们一起分享这股来自党和政府的优厚待遇，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件万分荣幸的事。一晃70年过去。如今，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了。每当回忆起曾经走过的漫长人生之途，不由心生万千感慨。可以说，自己每走一步，都来自于阳光社会的辛勤哺育和无处不在的温暖关爱。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诞辰之日将要到来之际，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我由衷地祝福祖国母亲的日益强大和繁荣昌盛。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爱我的祖国。“学无止境”，不断地学习，是他终身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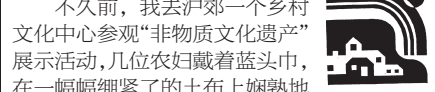


竹亭纳凉图 黄泊云

单位里的同事小吴，是个年轻的美女兼才女。她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又嫁了个好老公，有条件享受，也懂得享受。但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子居然也做起了女红。那天中午休息时，我到她办公室去取份材料，推开半掩着的门，只见她正坐在办公桌前，飞针走线地挑着十字绣呢！微风从窗口徐徐吹入，轻拂起她披在肩上的几缕长发，小小的空间里，寂寂无声，香熏微微。女红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三千多年的农耕历史，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习惯。纺织织布、缝衣做鞋、描图刺绣等，举凡妇女所专长的这些技艺或物件，后来均被称作“女红”，并被演绎成一种风尚。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的“工”，即为女红。这样一种选择标准，难免掺杂了些许夫权意识，但女红所蕴含的持家美德和真挚情感，却始终占尽上风。唐朝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成为学生课本中的经典篇目，即使日长时久，照样倒背如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许多戏剧舞台上，也常常会出现丑角儿穿针引线的场景，音乐似水，灯光如纱，人和整个场景恰若一幅工笔画，美轮美奂。正因如此，所以，女红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凡风吹草动，便惟恐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消了影踪。当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

逐渐疏远了缝缝补补的活计，那些曾经代代相传的针线盒、顶针箍、针拔夹，乃至缝纫机等工具也变得可有可无，至于纺车、织布机更是成了收藏品，面对这样的变化，有人便颇为焦虑，不禁发出“庸线懒针，几曾作女红”的感慨。然而，这样的担忧却是多余。事实上，作为一项民间文化艺术，女红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失过，且不说，这一边“浅草才能没马蹄”，只须看，那一厢。早已“几处黄莺争暖树”。每年，我都会回故乡探亲访友，至今也仍然会在街头巷尾、房前屋后，看到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大嫂大妈们聚在一起打毛衣、做针线，嘴里不住地闲聊着，吴侬软语的声音显得格外甜糯亲切。不久前，我去沪郊一个乡村文化中心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几位农妇戴着蓝头巾，在一幅幅绷紧了的土布上娴熟地绣着“十字挑花”。我不觉停下脚步，静心观赏，恨不得等有人完工，要了一幅过来。更多的年轻女性，则以另一种样式亲近着女红。从表面上看来，她们似乎只在意自己能否成为靓丽的美女，瑜伽，瘦身，美容，美甲，成为她们追求的时尚潮流；但是，她们深谙一个道理——没错，现在不再需要手工解决全家的衣着冷暖了，但女红，既可作为一种消遣，更能用来颐养身心，于是，她们会顺着潮流的发展，有意无意地为女红注入新的元素，将十字绣、窗帘、拼布、绢花、手包、玩偶、串珠等手工艺制作，纳入自己的休闲选项，搞得风生水起。这样的传承创新，不仅给女红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让女人们变得更加养眼。一个女人在做着女红，随随便便地编织各式工艺品的时候，她们便摆脱了尘世的喧嚣和纷扰，手动着，心静着，眉清清，目秀秀，好一个淑女的形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呵呵，就在这不经意间，古老的《诗经》居然也被激活了，女红的婉约情致，真是历久弥新，又哪里会轻易消失了呢！

与出版事项，让我省心省力坐观其成。话说回来，能与诸位馆老和前辈们一起分享这股来自党和政府的优厚待遇，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件万分荣幸的事。一晃70年过去。如今，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了。每当回忆起曾经走过的漫长人生之途，不由心生万千感慨。可以说，自己每走一步，都来自于阳光社会的辛勤哺育和无处不在的温暖关爱。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诞辰之日将要到来之际，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我由衷地祝福祖国母亲的日益强大和繁荣昌盛。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爱我的祖国。“学无止境”，不断地学习，是他终身的追求。



女红的婉约情致

赵荣发

单位里的同事小吴，是个年轻的美女兼才女。她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又嫁了个好老公，有条件享受，也懂得享受。但没有想到，这个小女子居然也做起了女红。那天中午休息时，我到她办公室去取份材料，推开半掩着的门，只见她正坐在办公桌前，飞针走线地挑着十字绣呢！微风从窗口徐徐吹入，轻拂起她披在肩上的几缕长发，小小的空间里，寂寂无声，香熏微微。女红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三千多年的农耕历史，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习惯。纺织织布、缝衣做鞋、描图刺绣等，举凡妇女所专长的这些技艺或物件，后来均被称作“女红”，并被演绎成一种风尚。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的“工”，即为女红。这样一种选择标准，难免掺杂了些许夫权意识，但女红所蕴含的持家美德和真挚情感，却始终占尽上风。唐朝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成为学生课本中的经典篇目，即使日长时久，照样倒背如流：“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许多戏剧舞台上，也常常会出现丑角儿穿针引线的场景，音乐似水，灯光如纱，人和整个场景恰若一幅工笔画，美轮美奂。正因如此，所以，女红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凡风吹草动，便惟恐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消了影踪。当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

与出版事项，让我省心省力坐观其成。话说回来，能与诸位馆老和前辈们一起分享这股来自党和政府的优厚待遇，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件万分荣幸的事。一晃70年过去。如今，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稀老人了。每当回忆起曾经走过的漫长人生之途，不由心生万千感慨。可以说，自己每走一步，都来自于阳光社会的辛勤哺育和无处不在的温暖关爱。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诞辰之日将要到来之际，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我由衷地祝福祖国母亲的日益强大和繁荣昌盛。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爱我的祖国。“学无止境”，不断地学习，是他终身的追求。

与共和国同龄 责编：刘芳